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359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大油坊巷有个渡口

老门东的街巷,古朴的模样大体相似,陌生人兜兜转转,容易迷路。大油坊巷不同,它有个渡口,地标醒目。

儿时,我住三条营,去大油坊巷,要走完上江考棚北边半条街,穿过剪刀巷,再走出窄窄的龙泉巷,拐出马道街方能抵达。蛮远的,又没玩的地方,极少去那里。有次跟父亲去夫子庙南京大戏院上班,路过这条街,才知道秦淮河边还有个渡口,很好奇,想去看看,可妈妈叮嘱过:“不准到河边玩!”

六年级时候,原来住对门的大姑妈,搬到大油坊巷。妈妈仍然要我去她家找表哥辅导功课。那时学校有升、留级,成绩拔尖还能跳级。我跳过三年级,从二年级直接升入四年级,全靠表哥的辅导。表哥长年对我的“度化”,提升了我的悟性。

表哥搬家后,就因为我三天两头去找他辅导,来来往往,大油坊巷印满了我那时的足迹。

听大人说:唐宋年代之前,这里叫翔鸾坊,还有座翔鸾庙。明朝时期,有了四大商行:吕姓鞭炮行、马氏香烛行、陈家茶业行、王家油坊。名声最响、生意最旺的是王家油坊,因此,这条老街叫大油坊巷。

大油坊巷,一侧紧挨堆草巷、小西湖、马道街,另一侧贴着秦淮河蜿蜒,对岸是信府河。大油坊巷与信府河平行,共享一个渡口,往来很方便。

渡口,建在大油坊巷与马道街交会处,斜对面凹进一块空场,砌着长长的青石台阶,靠近河面,用大块石板铺就宽宽的平台。水边停泊着一只摆渡的木船。

清晨,太阳落下明亮的光影,河面水汽散去,划动的木船往返不停地忙碌着,渡船口仍有大人孩子等着过。

这时,三三两两拎着木桶、挎着竹篮的妇女,走下台阶,蹲在平台另一边,举着棒槌,拍打着裹着河水的衣被,“噼噼啪啪”缓急轻重的捶衣声,洗菜、洗物的泼水声,谈笑声,声声入耳。

渡船口石阶伸进的秦淮河,比城墙外面的护城河窄许多,深绿色的河面,常有长长的竹排撑过,竹排上堆放着竹床、竹椅、竹编的筐篮箩箕,也不吆喝叫卖,渡船口有人喊叫,便靠平台泊下。顾客跨上木排,掀动竹床,翻着竹椅,仔细察看时,竹排跟着晃荡起来,拍岸的波浪声与争议声,给贫穷的日子添了一份亮色。

每天下午,有一只爷爷划桨、孙子卖酒酿的小木船,按时缓缓地漂过来。大姑妈见船划来,快步走下河沿的台阶,买两钵酒酿,给正在做功课的表哥和我,说:“吃下点昼。”捧着酒酿,酒香扑鼻,入口甜中微酸,越吃越想吃。大人都说:姑妈喜欢内侄,舅舅喜欢外甥。是的,大姑妈给我的关爱,表哥不厌其烦的辅导,终身难忘。

□南京杨清生

## 兰州拉面

在中国,无论是繁华热闹的都市,还是宁静祥和的小镇,有一种美食始终备受人们钟爱。它既可以是早餐时唤醒味蕾的上佳之选,又可以是午餐时饱腹的满足之源,还可以是晚餐时温馨的心灵抚慰,甚至一日三餐皆享用,也丝毫不觉违和,这种美食便是“兰州拉面”。它作为中国西北地区的传统佳肴,凭借其独具特色的制作工艺和浓郁醇厚的独特风味而声名远播。

我因工作之故身处异地,在一个宁静的江南小城,所住寓所附近恰好有一家兰州拉面店。店面不大,却整洁干净,厨房采用明档设计,每次刚迈进店门,热气腾腾的牛肉拉面香气便扑鼻而来。这是一个由家庭成员组成的创业团队,丈夫在厨房中熟练地拉面,面条在他手中仿若舞动的彩带,上下翻腾,变幻出各式粗细和形状。下锅、捞起,动作连贯自如,如行云流水般顺畅,令人赏心悦目。而妻子则不停地忙碌着清洗餐具、切配原料,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补位。十六岁的大儿子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,总是腼腆地微笑着招呼客人入座并点餐,因我常来光顾,也与我成为了好友。七八岁的小儿子则在角落的餐桌上安安静静地写着作业。一家人分工明晰,各司其职,配合默契十足,一个眼神便能彼此领会。

当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呈现在眼前时,犹如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。细长的面条泛着米白色的柔光,每一根都清晰可辨,嫩绿的葱花、香菜星星点点地散落在面上,宛

□扬州庸冰

举目远望,卖酒酿的小木船,从大油坊巷划过武定桥,划向“桨声灯影”的文德桥下。沿河两岸的石驳岸、石台阶,窗边晾挂的衣物,晃动的人影,有种水乡的秀丽,古色古香的韵味,令人流连忘返。

儿时,每次去大油坊巷大姑妈家,有机会我就溜到渡口,哪怕捡块碎瓦片,站在平台,用力抛向水面,打几个水漂就返回,心里也有种过了瘾的快活。有时间就跟在大人身后跨上渡船,船行至河中间,看着蓝天上白云缓缓移动,瞧瞧水面上微波层层漾开,人在阳光光影中,听轻风吟唱……这摆渡的情景,对大杂院里的孩子来说,如同一次美好的郊游,接受一次大自然的洗礼,心里自然感谢划桨的刘大爷。

刘大爷戴顶旧草帽,黝黑脸上和蔼的笑容,令人感到亲切和温暖。他从不向孩童收渡费,大人给一分、两分也不计较。也许,他心想给人摆渡是一种缘分,对己也是功德。

那年六月,我即将考初中,几乎天天去大油坊巷,请表哥辅导。有个星期天,表哥去一中开会,我趁机溜到渡口,摆渡去信府河玩。猛然发现刘大爷不在渡船上,船尾划桨的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姐姐。她是刘大爷的女儿,大爷生病了,来替代。

这个姐姐长得俊俏,眉眼特别秀丽,声音也好听。跨上渡船,我由自主地掏钱给了渡费,发现她身旁有只竹篮,盛着草叶捆扎好的一束束栀子花,大大的花朵含苞欲放,香气馥郁。船靠岸已卖了大半。老门东的姑娘们都爱花,白兰、茉莉花开的时节,用细铅丝穿上几朵,扣在颈旁衣襟纽扣上,花香随人飘过。冬季没鲜花,脑后发髻插朵绒花,也很美。栀子花开的时候,不少人买上一两束洁白如玉的花朵,放在室内玻璃瓶或水杯中,清水供养,推门入室香气沁人。我妈喜欢和别人一样,在手帕里包上一两朵,放进孩子的衣兜,冲淡汗味。

刘姐姐家住花神庙,一处名声远扬的种花、养花、售花,花香四溢的村庄,花是他们的生活,花开是他们的希望。我看见她竹篮里栀子花已近售完,很想买束给妈妈在房中供养,兜里都无钱,愣在那里。忽然发现,不知谁的花束上落下一朵,我想去拾。伸手时,刘姐姐已从眼神里看出我的心事,随即拿起一束花说:“姐姐给你,回家养起来……”我捧着花,咧嘴笑了,眼泪也跑到眼眶里。这束栀子花让我度过失望的困境,获取了美好。我不会忘掉摆渡人刘姐姐的赠予。

读中学后,再去渡口,刘大爷、刘姐姐都不在渡口了。渡船还在,没了摆渡人,怎么过渡?

我看见一根铁的纤索,紧系两岸,横在秦淮河的上空,恍然明白:自己上船,拉紧纤索,一步一步向前移动,自己渡自己。

如春天的芳草地;牛肉片片纹理细腻,恰似天边的绚丽云霞,为这碗面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层次。那一泼红油辣子宛如一片金色的湖泊,泛着微微的油光,仿若夕阳下波光粼粼的湖面。当用勺子轻轻搅动,汤汁缓缓流淌,浓稠却不失灵动,包裹着每一根面条,恰似母亲那温柔的怀抱。望着这碗拉面,仿佛时间都停滞了。其精致的模样,令人心生欢喜,竟不忍下口,唯恐破坏了这份独有的美韵。可肚子的咕咕抗议终究难以抵挡,还是狠狠叉上一筷,迫不及待地当面条送入口中,伴着“呼噜呼噜”的声响,一口下肚,红油辣子的椒香、牛肉汤的鲜香令人心醉神驰。香味弥漫四溢,从口腔顺着鼻腔径直冲向大脑中枢,直击灵魂深处,原本闹腾的肚子也瞬间安静了下来。

店堂里,顾客们的欢声笑语与店主一家人忙碌的身影相互交织,构成了一幅充满活力与温馨的生活美学画卷。这一碗碗拉面不单是一场美味的享受,更是一份情感的寄托,传递着家的温暖与幸福,承载了一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也见证了他们背井离乡的生活历程。

在繁忙的生活中,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忽略了身边的美好。兰州拉面的美好恰似一个温暖的港湾,让人们在忙碌奔波中寻得片刻的安宁。无论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落,还是深夜的末班车驶过,那碗拉面总是静静地在那里,默默等待着为人们送上一份温暖与满足。

## 木匠李师傅

单位或家庭装修,木匠是装修工人的主角之一。

木匠李师傅来自山东泰安,长期居住在南京,是从事家庭装修的木工活。身高一米八的他,精干结实,木工手艺娴熟,态度热情和蔼,周围的街坊邻居有啥木工活都找他。

李师傅从小就对木匠活情有独钟,他做的木马、手枪等玩具生动形象,栩栩如生,让小朋友爱不释手。十八岁那年,父亲对他说,既然你喜欢摆弄木工活,那就去学木匠算了,这也是一门手艺,在农村养家糊口没问题。

父亲的话正合李师傅心意,他拜了村上的木匠赵师傅为师,踏实学起木工手艺。他随师傅摸爬滚打,日常勤于刻苦钻研,学徒不到3年就出师。不管木头的大小、材质如何,在他的手里总可变成一件件精巧的家具。他做的桌椅、板凳、橱柜、楼梯等采用卯榫结构,严密缝合,打磨得光滑平整。

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,用李师傅的话,木匠人的手艺也得讲究与时俱进,不进则退。他想法新颖,设计细节上把传统技艺同现代理念及业主的需求相结合,掌握的新技术不比年轻人少。如今,李师傅收了两个徒弟,耐心地传授,他的谦逊赢得了徒弟的尊重。

今年61岁的李师傅,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,腰膀挺直,爬上梯子手脚灵活,干起活来非常利索。他扛起一块木工板,拿出记号笔和卷尺,按照图纸边测量边在木板上刻画宽度、长度,用笔打上记号。只听“啪”的一声,切割齿飞速旋转,他将印记对准齿轮,双手分别放在木板两边,双眼紧盯着裁剪的木板,切割出一块块长短不一、形状各异的木板来,空气里弥漫着原木的清香味。

李师傅把切割好的木板放到要做的柜子前,用尺子将柜子高度再复核一下,然后用工具在做记号的地方凿出一块块小槽,把木板小心翼翼地卡在小槽里。他按照自己的程序节奏,从量长度做记号,再到裁剪、手工锯、刨子刨等,聚精会神。安装时,他拿出钉枪,然后从盒子里拿出一排小钉子,装到钉枪里,用钉枪把一块块木板钉上去,一切都做得那么自然熟练,得心应手。

李师傅很坦然地说,当一名好木匠难,除了起早晚归辛苦外,还得用脑计算木工制作橱柜的面积,马虎不得。开工前必须勘测基础数据,估算所需木材,橱柜面积算错的话,不仅费工,信誉度也会降低,更会给业主造成损失。木匠的工作,时刻都离不开尺子,卷尺放在上衣口袋里,铅笔夹在耳朵上方,随时用起来方便,不耽误工作。

李师傅就好像几何大师,一块木头,无论是长短粗细弯曲,在他的手里没有废料,都可以派上用场。一件件家具看似简单,但制作起来要经过锯木开料、刨边、开眼、拼合、钉钉、打磨等十几道工序,绝对是个慢工出细活的技艺。村民家盖房子,不规则的屋顶架梁,如何把握屋檐的弧度方便瓦片覆盖,这些都凝聚着木匠师傅的创新智慧,是他们让传统木结构更加符合现代审美。

李师傅凭着一个墨斗盒、一把卷尺、一支铅笔、一支记号笔、一把锤子等木工工具,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工序,将梁、柱、椽、枋、板等结构部件精准标示,没有丝毫偏差。每一件木工家具组装完成,接口严丝合缝,房屋家具线条流畅。

我从他的身上学到许多道理,规则就是尺、墨斗、吊线及眼力,只有一丝不苟和潜心专注,做出来的活才有灵性。

指尖上的传承,匠心独运。

□南京吴月华

## 相约一场雪

朋友圈的下雪图,让我看得入了迷。

一个冬日,山中雪后,诗人郑板桥晨起,推开柴门,发现雪后初霁,日光大好,虽然有些冷,却有些化冻了,用温水解冻毛笔,写下诗句:“晨起开门雪满山,雪晴云淡日光寒。檐流未滴梅花冻,一种清孤不等闲。”

雪化时,一滴一滴在檐下如断了线的珠子落下来。腊梅花这时候悄然盛开,暗香飘来,夹杂着梅花香气的冬日,雪显得更加白,哈气成水也是美的,檐滴的速度逐渐变慢,继而檐口出现冰挂。

这冰挂让我想起了村庄。村庄在雪的映衬下,折射出耀眼的光芒,高高低低,造型各异,煞是美丽。村中的农民们用铁锹从雪地里铲出一条窄窄的道儿,他们劳作着、咧着嘴:“明年是一个丰收年,雪给麦子盖上被子,暖和了,害虫也被冻死了。”

孩子们将冰挂从屋檐下折断,当作冰棍吃,还有的将冰挂当作宝剑,相互打打杀杀,有的孩子玩冰擦,孩子们的鞋子潮了,双颊冻得通红,手指像极了红彤彤的胡萝卜,大人们时不时朝他们大喊,可孩子们根本听不见大人的呼喊。

那时,每年冬天与雪的相约是无比欢快的。

长大后发现,雪是冬天的心头事,本就适合围炉而坐的冬天,若是一边听雪,一边围炉温酒交谈,那种暖意融融的画面,该是多么愉悦。

坐在火炉旁,炉水在火炉中间不停地沸腾,升腾的热气仿佛为这寒冷的冬日披上雪白的轻纱。瓜果茶水备好,欢声笑语便飘散到了各处,那热气腾腾的火锅里,白菜粉丝的热气,带走了冬日的严寒,男人们举杯畅饮,一醉方休。

这与雪相约的场景,是伴着烟火气的温暖。

特别喜欢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:雾凇沆砀,天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;湖中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,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

大雪深数尺,满山洁白,擎一小舟,独往湖心亭看雪,这与雪相约的夜晚是如此浪漫。

此刻,我与雪相约。落在过往那些画面里的雪,身上有千里迢迢的清冽的气味,这气味仿佛捧住我的脸,说,这个冬天,让雪的亮光照亮你。

□南京陈思